

## 朱敦儒生卒年月考辨

徐世琤

朱敦儒字希真，号岩壑，宋人亦称“洛川先生”，《宋史》有传。他早年隐居洛阳，有朝野之望。南渡后入仕临安，在南宋早期政坛有一定的影响。朱敦儒还是两宋交替时期的重要文人，时人誉称其诗词独步一世。关于朱敦儒的生卒年月，却说法不一。兹就笔者所见的材料，略作考辨。

朱敦儒的生年，《宋史·朱敦儒传》及其它史书未见记载。但从尚能看到的朱敦儒词集《樵歌》中可找到一些线索。《樵歌》卷上《洞仙歌》（今年生日）称：“今年生日，庆一百省岁，喜趁烧灯作欢会。”卷下《如梦令》（好笑山翁年纪）又有：“好笑山翁年纪，不觉七十有四，生日近元宵，占早烧灯欢会。”按宋人于上元节（农历正月十五日）有灯会，由此可知，朱敦儒的生日该在正月十五日前不久。

又，《樵歌》卷上《沁园春》题“辞会”词：

七十衰翁，告老归来，放怀纵心。念聚星高宴，围红盛集，如何著得，华发陈人。勉意追随，强颜陪奉，费力劳神恐未真。君休怪，近频辞雅会，不是无情。岩扃旧菊犹存，更松偃梅疏新种成。爱静窗明几，焚香宴坐，闲调绿绮，默诵黄庭。莲社轻舆，雪溪小棹，有兴何妨寻弟兄。如今且躲花迷酒困，心迹双清。”

从词意看，此词应作于归隐嘉禾以后。与朱敦儒差不多同时代的李心传在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（以下简称《要录》）明确

记载：“（绍兴十九年）冬十月己酉朔，丙辰，左朝请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朱敦儒守本官致仕，从所请也。”即朱敦儒于绍兴十九年（1149）冬十月初八日致仕，不久便归隐嘉禾（今浙省嘉兴）。联系《沁园春》词意看，此词似作于岁末春初，时朱敦儒七十岁，由此就可以推算出朱的生年约在北宋元丰四年（1081）。再一个可靠的证据，便是朱敦儒曾跋唐太宗赐韩元嘉《兰亭帖》，自称绍兴十六年（1146）时六十六岁，也正好与此词所述相符。

关于朱敦儒的逝世，陆游《渭南文集》和赵与时《宾退录》中均有颇具传奇色彩的记述，反映出朱敦儒似为半人半仙的长寿者。近人胡适在编《词选》时还对其卒年进行了推算，他推断《洞仙歌》作于《西江月》之后，这样，在“屈指八旬将到”之后，再自称“庆一百省岁”，年寿自然应是“九十多岁”了。认为朱敦儒“死于孝宗淳熙初年，约当一一七五。”胡适的这一看法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为学术界所沿用。其实，李心传的《要录》已确切记载了朱敦儒的卒年：“绍兴二十九年（岁次己卯）……春正月，甲申（二十九日），左朝奉郎致仕朱敦儒卒于秀州（今浙江嘉兴）。”参照赵与时《宾退录》称：“绍兴戊寅（二十八年）除夜”朱敦儒梦游仙馆，“岁旦”因病“子孙环侍”，又“后八日”“寂然而逝”的记述，足见李心传的说法是可信的。朱敦儒当卒于绍兴二十九年（1159）正月，时年七十有九岁。

至于《洞仙歌》中的“一百省岁”，并不能理解为“一百岁不到一点”。早在宋以前，就有所谓“省陌”之称谓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二也说：“用钱之法，自五代以来，以七十七为百，谓之‘省陌’。今市井交易，又克其五，谓之‘依除’。”而且“省陌”、“依除”亦有益于计钱之外者，可参见《归田录》同条记科举选士事。朱敦儒《洞仙歌》语多嘲谑，其所谓“一百省岁”，实际就是“省陌岁”，意谓七十七岁。

由上可见，朱敦儒约当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（1081）正月十

五日以前，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(1159)正月，终年七十九岁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杭州市教育学院中文系

## 新版《广东新语》辨误九则

林子雄

清人屈大均(1630—1696)所撰《广东新语》一书，广泛反映了广东各地之天文地理、物产经营、风俗人情等社会状况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由于该书是乾隆禁毁书，故清代书目罕有记载。民国以后，诸家书目又仅以书前的封面和潘耒序为据，多著录为康熙三十九年木天阁(或水天阁)刻本。实际上，这样的著录并不可靠。据考，最早有文载《广东新语》刻成之年是康熙二十八年(1689)，屈大均于是年之《答汪栗亭书》中云：“……外有《广东新语》七百纸、《广东文选》一千七百纸皆已刻成，苦无资，未能刷印”<sup>①</sup>。而潘耒于康熙三十九年《广语》序云：“先生著书凡十余种，……独此书流行”。由此可知，《广东新语》初刻于康熙二十八年，在康熙三十九年以前就已开始流行。以后，书商又数番梓行。

今见中华书局1985年4月出版的《广东新语》铅印本(以下简称“中华本”)，虽经校勘，但仍有一些讹误(沿袭翻刻本)。现据笔者所见康熙三十九年木天阁刻本<sup>②</sup>进行校勘如下：

(一)卷四《水语》之《昌乐泷》条，木天阁刻本为：“自寒泷至此皆绝险，舟上者与石争，下与水争。与石争者势在篙，与水争者势在舵。”按：“舵”中华本作“船”，沿袭嘉庆、道光二翻刻本。